

# 《詩》《書》古義與金文新證二則

鄧佩玲

## 提 要

《詩》、《書》成書甚早，其文辭古雅，歷代學者多有《詩》、《書》難明之嘆。比年以來，考古學發展迅速，出土文獻材料與日俱增，且多為先賢所未曾獲睹。二十世紀初，王靜安先生嘗提出著名之“二重證據法”，謂以今日之新發現、新材料、新學問補足、印證，乃至修訂傳世文獻、古籍之記述。從今日新見之青銅器銘文可知，金文用語形式更靈活多變，不拘一格，細審其用詞、用語，實有不少能與《詩》、《書》等先秦古籍參照比觀者，吾人固可藉此契機，將兩者作比觀發明，互補有無。因此，本文以新見金文材料與傳世文獻作相互印證，從而對《詩》“假以溢我”及《書》“乃命寧予以鉅鬯二卣”二語之語義內涵作重新探討。

**關鍵詞：**《詩經》 《尚書》 金文 出土文獻 二重證據法

## 一 前 言

《詩》、《書》成書甚早，文辭古奧典雅，用字深湛，復因時代語言有所乖阻，通讀實在不易，歷來學者亦多有《詩》、《書》難解

不明之嘆，如清末王國維先生嘗於《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指出《詩》、《書》難懂之原因有三，分別是：(1)訛闕；(2)古語與今語不同；(3)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sup>[1]</sup>近代經學家皮錫瑞亦曾直接指出“《詩》比他經尤難明”，而其原因大致八：(1)《詩》有作詩之意、賦詩之意；(2)《詩》三家所出各異，專家久亡，大義茫昧；(3)毛《傳》義亦簡略，後儒作疏，多以意測；(4)鄭《箋》雜糅今古，難盡剖析源流；(5)《詩》毛、鄭并行，未易折衷；(6)宋人競立新說，漢宋強爭，今古莫辨；(7)毛既簡略不詳，三家尤叢殘難拾；(8)《序》不可信。<sup>[2]</sup>

1925年，王國維先生曾於清華大學提出“二重證據法”，倡議以“地下之材料”與“紙上之材料”作相互參證，借助今日之新發現、新材料、新學問，補足、印證以至修訂傳世文獻、古籍之記述。<sup>[3]</sup>“二重證據法”對我國古史研究具深遠影響及意義，比年以來，考古學發展迅速，地下材料大量出土，當中確有不少可俾與傳世古書互證比照者。自宋迄今，青銅彝器大量發現出土，彝銘內容甚為繁富，用語形式靈活多變，當中有不少用詞、用語，實能與《詩》、《書》等先秦古籍參照比觀，而憑藉傳世古書及出土文獻“二重證據”間之參照，固可裨補古聖先賢訓釋之闕漏。

本文旨在於前賢“二重證據法”研究之基礎上，以新見金文材料與傳世文獻作相互印證，並採用《詩》“假以溢我”、《書》“乃命寧多以秬鬯二卣”二語為例，結合古書之注疏訓釋，對當中“溢”、“寧”二詞之語義內涵作重新探討，藉此揭示古文字學材料於古籍研究之貢獻和價值。

## 二 《詩·周頌·維天之命》“假以溢我”

《詩·周頌·維天之命》云：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sup>[4]</sup>

《詩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sup>[5]</sup>此詩乃祭祀周文王之樂歌。詩開端言天降命於文王，歌頌其莊嚴肅穆，嘉揚其德行；及詩末復又頌贊文王，并叮囑子孫篤守其行。

## 1. 經傳注疏所見“假以溢我”之訓釋

詩中“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一語較為費解，所謂“我其收之”，毛《傳》：“收，聚也。”<sup>[6]</sup>“收”具收聚、聚斂意，然對於“假以溢我”一辭，古注疏家訓釋則往往有歧異，綜其所論，主要可歸納為二說：

(1)“假”訓為“嘉”，具嘉美義；“溢”，一解為“慎”，一解作“盈溢之言”。

毛《傳》：“假，嘉。溢，慎。”<sup>[7]</sup>毛氏之所以訓“溢”為“慎”，可參見孔穎達《正義》引“舍人”及“某氏”之言，其云：“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sup>[8]</sup>清阮元《校勘記》引陸德明《釋文》指出“慎”或本作“順”，<sup>[9]</sup>“假以溢我”即“嘉以順我”，“順”具和順、安順意。又陳奐本諸毛、孔二氏訓釋，謂“假以溢我”乃“以嘉美之道戒慎於我也”。<sup>[10]</sup>

至於鄭《箋》訓“假”與毛《傳》同，乃“嘉美之道”，然“溢”則以“盈溢之言”作解：

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sup>[11]</sup>

鄭氏訓“假以溢我”一語為“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饒”、“衍”者，多、厚也，<sup>[12]</sup>“饒衍與我”即謂厚賜予我，此語乃言文王厚賜我美善之道也。

(2)以“假以溢我”與《春秋傳》“何以恤我”相印證，或讀為“誡以謚我”。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引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sup>[13]</sup>，朱子《集傳》以之為據，認為“假以溢我”與“何以恤我”乃聲轉字訛：“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sup>[14]</sup>朱子以為“假以溢我”與“何以恤我”是同辭異字，皆對文王提問之語，其意大概為“以何體恤我乎”。

下迄清代，馬瑞辰《通釋》、王先謙《集疏》皆因循《集傳》，援《春秋傳》所見文例作比觀發明，並以《韓詩》及《說文》異文為輔證，認為“假以溢我”、“何以恤我”及“誡以謐我”三辭互通，其中，“假”、“何”、“誡”及“溢”、“恤”、“謐”乃借字之屬，其意即謂“善以綏我”、“善以安我”。<sup>[15]</sup>而王先謙亦以為《詩》所見之“假以溢我”即謂“善以安我”：“‘善以安我’，即是言天下太平。‘我其收之’，言我更收聚善道以制法道。”<sup>[16]</sup>

綜上所述，先賢多訓“假”為美、善，至於“溢”，當中有以“慎”、“順”作解，又或採用聲轉說作輾轉訓釋。檢諸先秦典籍，“假”具嘉美、嘉善之意者不乏其例，如《詩·大雅·假樂》“假樂君子”，毛《傳》：“假，嘉也。”<sup>[17]</sup>又《鄘風·載馳》：“既不我嘉”，鄭《箋》：“嘉，善也。”<sup>[18]</sup>然訓“溢”為“慎”或“順”則甚為鮮見。<sup>[19]</sup>此外，《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引《詩》所言“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雖可作為重要參證，惟清代學者以《韓詩》作為張本，將“誡以謐我”、“何以恤我”及“假以溢我”三語作相互訓釋，附之以聲轉說，認為諸字俱屬音近之借字，有關申說實在失諸迂回，難以盡饜人意。

## 2. 古文字釋讀中“益”、“易(賜)”之通假

《說文·水部》云：“溢，器滿也。从水，益聲。”<sup>[20]</sup>“益”乃“溢”之初文，契文作“𩚑”、“𩚒”、“𩚓”及“𩚔”諸形，从水於皿中，象水滿溢之狀；下逮兩周金文，“益”上部所从之水省變，書作“𩚕”

(《走馬休盤》，《集成》10170)<sup>[21]</sup>、“益”（《永盂》，《集成》10322）、“𡗗”（《畢鮮簋》，《集成》4061）等。“益”於卜辭中主要用爲用牲法、地名，<sup>[22]</sup>金文則多用爲人名，又或通“鎰”，作爲重量單位；<sup>[23]</sup>然於西周彝銘中，“益”又有較爲特殊之用法，“益”可讀爲金文習見之“易”，通今“賜”字，用例主要見於西周早期“德”鑄諸器：

(1) 王<sub>𠄎</sub>(賜)德貝廿朋，用乍(作)寶薄(尊)彝。(《德鼎》，《集成》2405；《德簋》，《集成》3733)

(2) 王<sub>𠄎</sub>(賜)弔(叔)德臣嬭十人、貝十朋、羊百，用乍(作)寶障(尊)彝。(《叔德簋》，《集成》3942)

此外，新見《弼簋》又爲西周早期“益”與“易”通用之說復添一證，其銘云：

隹八月公彘殷年，公益(賜)弼貝十朋，乃令弼鬲(鬲)三族，爲弼室。<sup>[24]</sup>

“德”鑄諸器所見“益”字，其形作“𡗗”（《德鼎》）、“𡗗”（《德簋》）及“𡗗”（《叔德簋》），故有學者因“易”、“益”字形相近，以爲“易”乃“益”之簡化，如郭沫若云：

易(𡗗)字作益(𡗗)，可以看出易字是益字的簡化。但易字在殷墟卜辭及殷彝銘中已通用，結構甚奇簡，當爲象意字，迄不知所象何意。<sup>[25]</sup>

郭氏又認爲“益”所具之“易(賜)”義乃自“增益”義所引申：

益乃溢之初文，象杯中盛水滿出之形，故引申增益之益。益字既失其本義，後人乃另創溢字以代之，這是漢字由簡而繁的一種過程。

益既引伸爲增益，故再引伸爲錫予，錫予即是使無者有之，有者多之。<sup>[26]</sup>

陳夢家同意郭沫若之說：

由于三器的“益”字實際上是保存了古式的未簡化的“易”字，可知“易”字原象皿中水之溢出或傾出，故有增益、賜予之義。<sup>[27]</sup>

不過，學者亦有對“簡化”說提出非議者，如嚴一萍認為“益”、“易”僅屬音近之通假：

倘𠂔之朔誼果如此，實無於卜辭之𠂔日更與郭氏釋𠂔為天象“日覆雲暫見”之說，大相背馳矣。德鼎之用“益”為“錫”，當是音同相借，為偶發現象。決非字形演變之簡化。故其他銘文所見，益自益，𠂔自𠂔，而益皆从皿未有絲毫混同之迹象可尋。且金文之𠂔，更有作𠂔者，明其右半从日，正象雲開而見日出，左半之彡，象陽光之下射也。<sup>[28]</sup>

又張師光裕云：

但金文的𠂔(易)是否就是𠂔(益)字的省形，却還是值得懷疑的。因為甲骨文中𠂔、𠂔二字顯然有著不同的用法，而且金文的“益”字除叔德簋等三器外，其餘皆从皿形，沒有和“易”形相近的例子，同時易字的三小點都是朝下，其方向也與𠂔字小點寫法是相反的。因此我們暫時只能相信“益”、“易”的通假只是古音同部的關係而已。<sup>[29]</sup>

事實上，卜辭“易”書作“𠂔”、“𠂔”、“𠂔”諸形，金文則作“𠂔”（《保卣》，《集成》5415）、“𠂔”（《庚嬴卣》，《集成》5426）、“𠂔”（《師虎簋》，《集成》4316）等，與德器所見从皿之“𠂔”於字形上顯然有別，可知“簡化”之說甚是可疑。稽查上古音，“易”、“益”皆屬錫部，韻同，<sup>[30]</sup>正如嚴一萍所論，銘文之以“益”作“易”，僅乃音近之通假用法而已。

### 3. “假以溢我”新解

今《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何以收之”，注疏家之訓釋雖然不盡相同，惟“溢”既爲“益”之初文，與金文材料作相互參證，西周“德”鑄諸器又有讀“益”爲“易（賜）”者，故疑《維天之命》所見“溢”字亦當讀“賜”。“賜”，《說文·貝部》釋曰“予也”<sup>[31]</sup>，乃是一種自上而下之給予、授予。《維天之命》見於《周頌》，《詩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sup>[32]</sup>又毛《傳》析其詩旨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可知《維天之命》乃宗廟祭祀之樂歌。因此，詩中多有頌贊文王之辭，如“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駿惠我文王”，而今“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固亦可視爲祭祀者向文王神靈祈句之祝嘏語。“假以溢我”之續句云：“我其收之”，“收”者，斂也，取也，<sup>[33]</sup>“收”具收斂、收取義，引申而言，可解作接受，如朱子《集傳》訓《維天之命》“我其收之”云：“收，受。……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sup>[34]</sup>而詩中之“收”既與“溢”對言，有“賜”始得“受”，復與金文“益”、“賜”通假例參照，可推知“溢”常讀爲“賜”。

古注疏雖未有洞悉“溢”該讀爲“賜”者，然審諸其文字詁訓，給予、授予之義已隱見於注釋中。如鄭《箋》釋“假以溢我”句云：“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饒衍”者，多貌，“與”即“予”，具給予、授予之意，<sup>[35]</sup>其謂文王給予我衆多嘉美之道。<sup>[36]</sup>至於馬瑞辰《通釋》以爲“溢我”即“安我”，其用有如《周頌·雝》及《商頌·烈祖》“綏我眉壽”所見之“綏”，具安撫、安定之義。文獻中“妥”、“綏”二字古同，如《漢書·燕刺王劉旦傳》“北州以妥”之“妥”，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古綏字也。”<sup>[37]</sup>又《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鄭玄曰：“古文妥爲綏。”<sup>[38]</sup>而兩周金文亦見有“妥”用爲祝嘏動詞之例，如：

(3) 蔡姑乍(作)皇兄尹弔(叔)薄蕭彝,尹弔(叔)用妥(綏)多福于皇考德尹惠姬,用旂句眉壽綽綽,永令彌昏生,霑冬。(《蔡姑簋》,《集成》4198)

(4) 或者乍(作)旅鼎,用句偁魯福,用妥(綏)眉象(祿),用乍(作)文考官白(伯)寶罔彝。(《或者鼎》,《集成》2662)

凡祝嘏動詞者,如“易”、“降”、“受”等,其具體詞義雖異,然皆蘊涵祝賜之意思,而“妥”、“綏”亦隱含祝賜之意(有關討論詳參後文)。

尤值得注意的是,近人楊伯峻於《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何以恤我”一語之解說獨具識見,其訓釋雖未有援金文為證,但有兼采韓詩異文,輔以通假之說,認為“恤”、“謚”、“溢”乃聲近相通,皆“賜”之假字,《春秋左傳注》嘗云:

恤,《說文》、《廣韻》引作“謚”,《詩》作“溢”,皆聲近相通,實皆為“賜”之假字。詩意謂何以賜與我,我將接收之。<sup>[39]</sup>

今《維天之命》與《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用辭雖異,惟“溢”、“恤”二字既然上古音近,<sup>[40]</sup>“益”、“溢”古同字,西周金文“益”、“賜”又可互通,因此,出土金文材料確可為楊伯峻“恤”及“賜”乃“假字”之說資以重要證據,說明“溢”、“恤”二字皆當讀“賜”,“溢”、“恤”、“賜”具通假之關係。

“假以溢我”之“溢”當讀“賜”;至於“假”,由於其用法較為靈活,通假之例甚多,再附諸《春秋傳》異文,該字之確實意義難以肯定,其解釋亦不一而足。要之,句中之“假”可有以下數解:

一、“假”讀“嘉”。毛、鄭二氏皆以“嘉”讀“假”,“嘉”具美好意,“假以溢我”即賜我以嘉美之事(道)。

二、“假”讀“嘏”。“假”、“嘏”上古音俱屬見母魚部,<sup>[41]</sup>《詩·商頌·那》“湯孫奏假”,王先謙《三家義集疏》:“魯‘假’



一作‘嘏’。”<sup>[42]</sup>“嘏”者，祐福也，如《小雅·賓之初筵》“錫爾純嘏”，朱熹《集傳》：“嘏，福。”<sup>[43]</sup>《大雅·卷阿》：“純嘏爾常矣”，馬瑞辰《傳箋通釋》：“嘏與祐音義并同，嘏亦爲大福。”<sup>[44]</sup>“假以溢我”乃謂以大福賜我。

三、“假”讀“誡”。“假”，韓詩作“誡”，《說文·言部》云：“誡，嘉善也。从言，我聲。詩曰：誡以溢我。”<sup>[45]</sup>“誡”即“善”意，與“假”通假，故“假以溢我”即言賜我以善。<sup>[46]</sup>

四、“假”讀“何”。楊伯峻云：“假即遐之假借字，何也。遐之訓何，例見《詞詮》。”<sup>[47]</sup>“假”上古屬見母魚部，“遐”屬匣母魚部，韻同，古籍時見有“假”、“遐”通假之例，如《列子·黃帝》“而帝登假”，張湛注：“假，當作遐。”<sup>[48]</sup>《大雅·下武》“三后在天”，鄭《箋》：“此三后既沒登假。”<sup>[49]</sup>《釋文》釋“假”云：“假音‘遐’，已也，本或作‘遐’。”<sup>[50]</sup>又《爾雅·釋詁下》“假，陞也”，郝懿行《義疏》：“假、遐古音同。”<sup>[51]</sup>“遐”雖可解作“何”，如《大雅·棫樸》“遐不作人”，朱子《集傳》：“遐、何通。”<sup>[52]</sup>然檢諸古籍，以“何”訓“遐”之例甚爲鮮，而“何”上古既屬匣母歌部，<sup>[53]</sup>與“假”聲紐相同，“假”之韻魚與“何”之韻歌又屬通轉，<sup>[54]</sup>二字宜辨析爲通假。“假”既與“遐”通，“遐”又用作“何”，三字音近，故“假”可讀如《左傳》之“何”。“何”，疑問代詞，“何以溢之”即謂以何物賜予我，故“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可以解釋爲“何以賜與我，我將接收之”<sup>[55]</sup>。

### 三 《書·洛誥》“乃命寧多以秬鬯二卣”

1986年至1998年間，河南省平頂山應國墓地發現大批青銅禮器，其中 M84 墓出土《應侯卣》乙件，有銘四行廿八字：

雁(應)戾(侯)再肇乍(作)氏(昏)不(丕)

顯文考釐公溥彝，

用妥(朋)友,用寧多  
福,再其萬年永寶。<sup>[56]</sup>

《應侯再盥》乃應侯再爲先父釐公鑄作之器,相同史事猶見保利藝術館藏《應國再簋》,簋銘有云:“再對揚王不(丕)顯休寧,用乍(作)文考釐公尊彝”,<sup>[57]</sup>可與今《應侯再盥》銘作相互印證。比年以來,除應侯再器外,出土之應國銅器尚有應侯、應侯見工、應公及應叔諸器,<sup>[58]</sup>所載人名大抵皆乃古書所未備,有關材料可補直史籍缺遺,乃應國史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

盥銘記再爲釐公作鑄銅器,用以安樂朋友,并祈多福,萬年永寶。銘文篇幅較短,內容精悍,所用語例亦多爲兩周金文習見,發掘簡報僅對銘文用字略作釋讀,學者間亦鮮有作深入的探討。惟盥銘有“用寧多福”之祝嘏,則爲兩周金文所未見,經與金文辭例參照,疑語中“寧”字具賜降之義,與彝銘習見之祝嘏動詞如“賜”、“降”、“綏”等用法接近。因此,本文擬從《應侯再盥》“用寧多福”語例,分析及釐清“寧”字字形及其意義內涵,并檢視先秦文獻中“寧”字用例,對其詞義及用法作重新分析探討。

## 1. 《應侯再盥》“用妥(綏)朋(朋)友,用寧多福”

《應侯再盥》云:“用妥(綏)朋(朋)友,用寧多福”,金文所見“妥”字,學者間多讀爲“綏”,即“安”也,如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援古書爲證,指出《鄭井叔鐘》“用妥賓”當即《周禮·春官·大司樂》“以安賓客”,因“妥”古訓“安坐”,故引申爲“安”,有如《詩·樛木》云:“福履綏之。”毛《傳》云:“綏,安也。”<sup>[59]</sup>

正如楊氏所言,“綏”亦見用於《詩》,作祝嘏動詞之用,如《小雅·鴛鴦》:“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sup>[60]</sup>鄭《箋》:“綏,安也。”<sup>[61]</sup>又《商頌·烈祖》:“駸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sup>[62]</sup>陸德明《釋文》:“綏音妥,

安也。”<sup>[63]</sup>

《應侯卣盨》言“用妥(綏)棚(朋)友”，“棚(朋)友”乃“妥(綏)”之對象，於兩周金文中相近語例猶見：

(5) 奠(鄭)井(邢)弔(叔)乍(作)鬻鐘，用妥(綏)賓。

(《鄭邢叔鐘》，《集成》21)

(6) 白(伯)戒肇(肇)其乍(作)西宮寶，佳(唯)用妥(綏)

神衷(鬼)，唬(效)前文人，秉共(恭)屯(純)。(《伯戒簋》，《集成》4115)

(7) 休同公，克成妥(綏)吾考，呂(以)于顯=(顯顯)受令。

(《沈子它簋蓋》，《集成》4330)

(8) 乍(作)冊麥易(賜)金于辟侯，麥揚，用乍(作)寶罍彝，

用鬻侯逆逆(造)，遲(揚)明令，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

鑄，孫=(孫孫)子=(子子)其永亡冬=(終，終)用逆(造)

德，妥(綏)多友，高(享)旋走令。(《麥尊》，《集成》

6105)

倘隨古訓作釋，上述“綏”字皆宜具“安”義，而今盨銘所言“用妥(綏)棚(朋)友”，亦即“用安朋友”，乃謂使我朋友安樂、安寧。<sup>[64]</sup>

《應侯卣盨》續云“用寧多福”，其用語殊異，乃兩周彝銘所未見。檢諸兩周金文，古人時有“多福”之祈句，如：

(9) 弋皇且(祖)考高對爾刺(烈)，嚴才(在)上，豐=(豐豐)

龔=(龔龔)譱，妥厚多福。(《癸鐘》，《集成》246)

(10) 蔡姑乍(作)皇兄尹弔(叔)罍彝，尹弔(叔)用妥多

福于皇考德尹、夷姬。(《蔡姑簋》，《集成》415)

(11) 不娶拜顧手休，用乍(作)朕(朕)皇且(祖)公白(伯)、

孟姬罍設，用句多福，贊(眉)壽無疆(疆)，永屯(純)

霽冬(終)，子=(子子)孫=(孫孫)其永寶用高(享)。

(《不娶簋》，《集成》4329)

(12) 用高(享)考于皇且(祖)考,用灋(祈)多福贊(眉)壽,永令(命)無疆(疆),其百子千孫永寶用。(《梁其壺》,《集成》916)














(13) 𠄎乍(作)𡗗(朕)皇考弔(叔)氏寶𡗗(林)鐘,用喜侃皇考,其嚴才(在)上,數-(數數)𡗗-(𡗗𡗗),降余魯多福亡(無)疆。(《士父鐘》,《集成》145)

“多福”，福衆多之謂也，《尚書·周書·洪範》嘗有“五福”之說：“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sup>[65]</sup>“福”之蘊涵甚廣，凡人所好之美善，如“壽”、“富”、“康寧”、“攸好德”及“考終命”等，皆可稱之曰“福”。觀乎上列諸例，例(9)《癸鐘》謂“妥厚多福”，又例(10)《蔡姑簋》云“尹弔(叔)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夷姬”，其用語形式蓋可與《應侯再盞》“用寧多福”相互參照，古書中“寧”、“綏”二字既可同訓爲“安”，或疑“用寧多福”之義與“用綏多福”略同，皆謂“用安多福”也。由此析之，其理固有可明者，惟復察乎兩周金文文例，祝嘏動詞之用詞雖繁富多樣，然亦大抵不離“祈句”(如“祈”、“句”、“割”、“氣”、“求”)與“錫降”(如“易”、“降”)兩義。<sup>[66]</sup>故此，倘若一仍毛、鄭舊訓，謂“妥”、“寧”即“安”也，確於金文文例猶有未合，且讀“妥”爲“綏”訓“安”亦有可商之處，其中徐中舒嘗援引《儀禮》爲例，提出嶄新之見解。徐氏指出《士虞禮》“祝命佐食隋祭”之“隋”，今文經作“綏”，由是認爲“妥”、“墮”古爲同音字，皆屬透母魚部，故“妥”可讀“墮”，有“墮下”之意，即“降”。徐氏廣引古籍異文作爲佐證，讀“妥”作“墮”，意謂“降”，不僅言之有據，所論亦合於金文通例。再參考上列(11)、(12)、(13)諸例，“句”、“灋(祈)”、“降”既爲祝嘏動詞，分別意謂“祈句”與“錫降”，至於“妥”又可讀“墮”，具“降”之義，<sup>[67]</sup>今固可自對文求義，佐證“寧”亦應具“祈句”或“錫降”義，乃古人向上天神祇祝嘏之專用動詞。<sup>[68]</sup>

## 2. “寧”字本義與祭祀祝嘏

“寧”於先秦文獻多用爲形容詞，訓爲“安”、“定”，如《詩經·小雅·斯干》：“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寧。”<sup>[69]</sup>陳奐《傳疏》：“寧，安也。”<sup>[70]</sup>又《周易·乾·彖傳》亦云：“首出庶物，萬國咸寧。”<sup>[71]</sup>焦循《章句》：“寧，定也。”<sup>[72]</sup>復檢諸東漢《說文》，許書因形求義，於《亅部》解釋“寧”字云：“寧，願詞也。从亅，寧聲。”<sup>[73]</sup>“願”指祝願、期望；至於所謂“詞”者，則屬許書訓詁通例，《說文·司部》嘗言：“詞，意內而言外也。”<sup>[74]</sup>段玉裁《注》：“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詞。”<sup>[75]</sup>《說文》所謂“意”乃“文字之義”，“言”則爲“文字之聲”，所謂“意內而言外”，乃以其內在之字義，寄於字音而宣之於外，此之謂“詞”也。<sup>[76]</sup>許氏訓“寧”爲“願詞”，乃以爲“願”爲內在之意，而以“寧”字作其外在之言，以表祝願、期望。其實，許氏所稱之“詞”，蓋即今日語法學所謂之虛詞，如云：“只，語已詞也。”<sup>[77]</sup>“皆，俱詞也。”<sup>[78]</sup>“者，別事詞也。”<sup>[79]</sup>“矣，語已詞也。”<sup>[80]</sup>在先秦文獻中，“寧”可見有作“願詞”之例，其義即今語所謂之“寧可”、“寧願”，語法上爲副詞之屬，與許氏之解釋性質吻合，如《論語·八佾》云：“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sup>[81]</sup>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sup>[82]</sup>又如《國語·晉語三》：“必報讎，吾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sup>[83]</sup>此外，歷代學者注解《說文》，亦有援語例以闡明“寧”字之“願詞”用法，如徐鍇《繫傳》云：“今人言寧可如是，願如此也，古人云寧飲建業水是也。”<sup>[84]</sup>又桂馥《義證》：“古人云‘寧飲建業水’、‘寧食五斗艾’是也。”<sup>[85]</sup>由是可見，“寧”除作形容詞外，亦可用爲副詞，具“寧願”、“寧可”之意。然而，“寧”既謂“安”，又可解作“寧願”，兩義項於詞義上似乎全然無涉，難以說明其間之引申演變關係。惟從漢語語法史及詞義引申發展可知，上

古漢語之虛詞多其來有自，部分副詞多兼動、副兩類，而副詞之用亦由動詞虛化而致。如“立”，本謂站立、豎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曰：“東郭牙中門而立。”<sup>[86]</sup>引申為時間副詞，有立即、馬上之意，《荀子·榮辱》：“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sup>[87]</sup>又“滋”，本指增益、增長，如《說文·水部》：“滋，益也。”<sup>[88]</sup>引申為程度副詞，意謂愈益，如《左傳·僖公八年》有：“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sup>[89]</sup>杜預注：“滋，益也。”<sup>[90]</sup>“安”義雖與“寧願”義難有引申關係，惟《應侯再璽》銘既云“用寧多福”，“寧”作為祝嘏動詞，當具祈求或錫降之意，因疑古書習見之副詞“寧可”、“寧願”義，乃由是所引申而來。

“寧”，契文書作、“”，<sup>[91]</sup>从宀从皿从丂，又或通“寧”作之形；<sup>[92]</sup>逮及兩周金文，“寧”既有不从心作“”（《寧女父丁鼎》），亦有从心从丂作，甚或僅从心从丂作（《中山王譽鼎》，《集成》2840）、（《盜壺》，《集成》9734）。《說文·丂部》釋“寧”字謂“願詞也。从丂，寧聲。”<sup>[93]</sup>又釋“寧”云：“寧，安也。从宀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sup>[94]</sup>《說文》釋“寧”為从丂寧聲，至於“寧”則置一心形於飲食器上，以表平安、安靜之義。後世學者多從其說，如朱芳圃云：“按，寧，甲文作，象在中，義與寧同，卜辭云：‘癸酉卜，巫寧鳳。’《周禮·春官·小祝》云：‘寧風旱，一作寧，一作寧。’是其證矣。古人以心為形之主，心安則形靜，故金文增心為義符，許君訓為願詞，蓋借義也。”<sup>[95]</sup>惟孫海波則以為“寧”所从之“寧”乃聲符，其云：“，《甲》二七二二，卜辭寧从得聲，用為安寧之寧。”<sup>[96]</sup>然《說文》等釋“寧”、“寧”中“寧”形乃置一心於飲食器上，說法失諸迂回牽強，亦欠缺文獻之佐證，似可商榷。觀乎“寧”字古文字字形，其形雖繁富多樣，除時代稍晚之《中山王譽鼎》及《盜壺》所見形外，其餘諸形均从宀从皿，從部首本義析之，《說文·宀部》云：“宀，交覆深屋也。象形。”<sup>[97]</sup>又《皿部》云：“皿，飯食之

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sup>〔98〕</sup>至於“𠂇”形，《說文·𠂇部》釋云：“𠂇，氣欲舒出，与上礙於一也。𠂇，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sup>〔99〕</sup>許書以爲“𠂇”乃氣舒出之狀，《說文》中凡从𠂇之字，多與言語說話有關，<sup>〔100〕</sup>如：

𠂇(𠂇)，亟詞也。从𠂇从由。或曰：𠂇，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𠂇。<sup>〔101〕</sup>

𠂇(哥)，聲也。从二可，古文以爲調字。<sup>〔102〕</sup>

𠂇(令)，語所稽也。从𠂇八，象氣越𠂇也。<sup>〔103〕</sup>

𠂇(乎)，語之餘也。从令，象聲上越揚之形也。<sup>〔104〕</sup>

𠂇(号)，痛聲也。从口在𠂇上。<sup>〔105〕</sup>

𠂇(號)，呼也。从号从虎。<sup>〔106〕</sup>

𠂇(亏)，於也。象氣之舒，𠂇从𠂇从一。一者，其氣平之也。<sup>〔107〕</sup>

𠂇(虧)，氣損也。从𠂇虛聲。<sup>〔108〕</sup>

𠂇(𠂇)，𠂇也，審慎之詞者也。从𠂇从𠂇。《周書》曰：𠂇三日丁亥。<sup>〔109〕</sup>

𠂇(𠂇)，驚語也。从口从𠂇，𠂇亦聲。<sup>〔110〕</sup>

𠂇(平)，語平舒也。从𠂇从八。八，分也。<sup>〔111〕</sup>

雖然過去學者對許說多有駁斥，如屈萬里提出“可”所从之“𠂇”實象枝柯之形。<sup>〔112〕</sup>但事實上，復考諸古文字中从𠂇之字，當中確有與說話或語氣相關者，如“乎”，契文書作“𠂇”，金文作“𠂇”，皆从“𠂇”，古文字中“乎”多通“呼”，有呼唤、喚召之義，如：

(14) 夷般乎(呼)田于𠂇。(《鐵》59.2)

(15) 甲子卜，夬雀弗其乎(呼)王族來。(《合》303)<sup>〔113〕</sup>

(16) 隹(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康刺官，王乎(呼)士𠂇召克，王親令克適涇東至于京(師)，易(賜)克甸車、馬……氏冊令(命)𠂇(膳)夫克。(《克

鼎》，《集成》204)

此外，郭沫若亦以爲契文“乎”可用爲語氣詞，表示疑問之意，如於《殷契粹編》第425片下考釋云：“案此二辭，一綴以‘乎’，一綴以‘不’，蓋均表示疑問之語詞。不者，否也。凡卜辭，本均是疑問語。”<sup>[114]</sup>管燮初然郭說，亦視“乎”爲疑問副詞。<sup>[115]</sup>此外，“可”，契文作“𠂔”，金文書作“𠂔”，从丂从口，表示能够、願意、許允等義，與說話攸關，其例有如：

(17) 貞其可。(《乙》五六七八)

(18) 弼可祖丁升(《摭續》一〇)

(19) 王曰：師𠂔，才(在)先王小學，女(汝)敏可事(使)，既令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司)女(汝)敏可吏(使)。(《師𠂔簋》，《集成》4325)

(20) 余彌心畏𠂔(忌)，余四事是台(以)，余爲大攻𠂔、大史、大遄、大宰，是𠂔(以)可吏(使)，子子孫永保用𠂔(享)。(《齊𠂔》，《集成》271)

《詩經》、《禮記》、《儀禮》等皆有古祭祀之載記，其舉行地點多爲宗廟，除尸祝樂舞外，亦有鼎、彝、尊、觚、豆等禮器之設，藉以奉侍祖先神靈，祈求長壽多福，正如《禮記·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sup>[116]</sup>古書時有以“俎豆”借代祭祀，如《論語·衛靈公》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sup>[117]</sup>又《莊子·雜篇·庚桑楚》：“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sup>[118]</sup>“俎”、“豆”者，祭祀之禮器也，“俎豆”引申有祭祀或奉祀之意。至於新見《應侯卣》所見“寧”字辭例爲祝嘏動詞，與祭祀關係密切，或可從其字形構造略窺其本義。“寧”字从宀从皿从丂，當中“宀”乃象建築物之形，契文有如“𠂔(宅)”、“𠂔(室)”、“𠂔(家)”、“𠂔



(寶)”、“宗”諸形中之“宀”皆係建築物之狀。偏旁“皿”表示容器，如“盂”、“盤”、“盃”；至於“丂”，據《說文》所言，乃象氣舒出之狀，意謂言辭。因此，“寧”既从宀从皿从丂，從其形可知，建築物內有皿之設，“丂”又表示說話，此或與古人祭祀中陳祭器於宗廟，并宣祝嘏於祖先神靈有關，由是亦疑“寧”亦為祝嘏動詞之屬。至於古籍習訓“寧”為“安”，復疑因先民祝禱皆屬美、善之事，故自祝嘏動詞用法引申有“安”意。

### 3. 《書·洛誥》“寧”字句例所見“錫降”義

從《應侯再錫》銘及其古文字字形可知，“寧”字字義與祭祀關係尤為密切，當屬古人祭祀祝嘏之專用動詞。考諸兩周金文，祝嘏動詞之字義可略分為“祈句”與“錫降”兩類，前者有如“祈”、“句”、“割”、“氣”、“求”、“追”，而後者則有“易”、“降”、“妥”。“寧”字祝嘏動詞之用法雖可自金文文例及字形本義得以證成，惟其確切詞義則仍有欠明晰。以下擬利用出土金文與傳世《書》之參照互證，希望能為相關語例之句讀問題提供新方向，從而闡明“寧”字之確切字義。

《書·周書·洛誥》乃洛邑既成之後，周公誥成王之辭，其述周公受命之禮，以及君臣答問之言。篇中記周公以秬鬯裡祀文王、武王云：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裡，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裡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馱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侔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sup>[119]</sup>

細審“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一語之句讀，歷代注釋家意見紛陳，綜其所論，大致可歸納如下：

其一、以“乃命寧”為絕句，“予”連下讀。孔安國《傳》訓解“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毖殷，乃命寧”云：“我所成明子

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sup>[120]</sup>又釋“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云：“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sup>[121]</sup>唐孔穎達《正義》申孔安國之說，亦以“乃命寧”斷句，《正義》云：

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鬯酒，盛于二卣樽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sup>[122]</sup>

二孔皆訓“寧”為“安”，所“安”者，殷遺民也，賓語承上而省，故“乃命寧”即謂周公受命安寧殷之遺民。“予”與“以秬鬯二卣”連讀，意謂“我”用“秬鬯二卣”禋祀文武。

其二、以“乃命寧予”為句讀。王國維《洛誥解》云：

寧，安也，《詩》曰：歸寧父母。《孟爵》曰：惟王初□于成周，王命孟寧鄧伯。是上下相存問，通稱寧也。王以秬鬯寧周公，周公，尊也。公嘉王賜，故禋于文王、武王，精意以享曰禋。<sup>[123]</sup>

王國維先生引《詩》訓“寧”為“安”，解作“歸寧”，“乃命寧予”即謂乃命令歸寧周公，可知王氏仍以“乃命寧予”斷句，并訓“寧”為“安”也，意謂“歸寧”，“乃命寧予”乃言“王以秬鬯寧周公”，公為嘉王之所賜，遂禋祀于文王、武王。屈萬里《尚書釋義》信從其說，以為“寧予”即“問侯予”也。<sup>[124]</sup>此外，清王夫之《尚書稗疏》亦嘗云：“‘乃命寧予’者，寧，定也，命周公而定其為後也。”<sup>[125]</sup>王氏雖亦以“乃命寧予”為句讀，然其訓“寧”為“定”，謂決定、確定也，“乃命寧予”言決定周公作為其後繼者。

其三、“乃命寧予”與“以秬鬯二卣”屬讀。二語屬讀說主要出於宋人，“寧”者，“安”、“綏”之謂也，如夏僎《夏氏尚書詳解》云：“……謂前日我在洛邑營作時，王使使來愍慎殷民，謂遣使

勞來衆民也。其時因遣使之際，乃命安慰我以秬鬯酒二中罇。”<sup>[126]</sup>“寧予”，“安慰我”也。又黃度《尚書說》云：“孔氏乃命寧句絕，非。周公言王乃明安我以黑秬黍酒二中器。”<sup>[127]</sup>其非議孔《傳》以“寧”字絕句，并謂“寧”具“安”義，整句乃言安我以秬鬯二中。

由是可見，先賢於“乃命寧予以秬鬯二中”之句讀，詁訓不一而足，意見甚爲紛紜。復與古書所載印證，則知《洛誥》所言“秬鬯”亦爲金文習見之賞賜物，古書及彝銘皆可見其例：

(21)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詩經·大雅·江漢》）<sup>[128]</sup>

(22)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尚書·周書·文侯之命》）<sup>[129]</sup>

(23) 王易（賜）呂猷（秬鬯）三卣、貝卅朋。（《呂鼎》，《集成》2754）

(24) 令女（汝）駟駟（司）走馬，易（賜）女（汝）鬯（秬）鬯一卣、金車乘輅（較）、函（鞞）新（斲）、虎匚熏裏、右旂（軔）、畫鞿、畫鞿、金甬、馬四匹、攸（鑒）勒。（《三年師兌簋》，《集成》4318）

上述諸例之用語格式與《洛誥》所見者猶近，(21)《江漢》謂“釐爾圭瓚”，毛《傳》：“釐，賜也。”<sup>[130]</sup>(22)《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賚”者，亦賞賜也；<sup>[131]</sup>(23)、(24)乃册命賞賜銘文，稱“易（賜）”之以秬鬯、貝或車馬等。將諸例與《洛誥》所見者作參照對比，不僅可確知“乃命寧予以秬鬯二中”一語不宜斷讀，益證“寧”當可用作祝嘏動詞；此外，“寧”又可與“釐”、“賚”、“易（賜）”諸詞參照，由是可推論祝嘏動詞“寧”具有賞賜、錫降義。因此，“乃命寧予以秬鬯二中”整句意謂“乃命令賞賜我二中之秬鬯”。

除此之外，有關《書·洛誥》“乃命寧予以秬鬯二中”一語，

類似結構於兩周金文中亦不乏其例,進一步佐證“命寧”之“寧”爲賞賜義,如:

(25) 王蔑免曆,令(命)史懋易(賜)免載市、同黃。(《免卣》,《集成》5418)

(26) 隹(唯)五月初吉,王才(在)周,令(命)乍(作)冊內史易(賜)免鹵百匱。(《免盤》,《集成》10161)

(27) 王令(命)士道歸(饋)貉子鹿三,貉子對揚王休,用乍(作)寶罍彝。(《貉子卣》,《集成》5409)

在例(25)中,王命令史懋賜予器主免的賞賜物包括“載市、同黃”,“命”及“賜”間插入兼語“史懋”;至於例(26)中的賞賜物是“鹵百匱”,《銘文選》釋“鹵”爲鹽,“匱”則是盛鹽的容器,<sup>[132]</sup>整例的結構是“‘命’+兼語+‘賜’+賓<sub>1</sub>(受事者)+賓<sub>2</sub>(賞賜物)”,屬雙賓結構。例(27)的結構又與例(26)相同,“歸”讀“饋”,有給予、賞賜之處,兼語是“士道”,“貉子”乃“賓<sub>1</sub>(受事者)”,而“鹿三”爲“賓<sub>2</sub>(賞賜物)”。再將上述句例與《書·洛誥》“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參照,則知《書·洛誥》句例格式與例(26)及(27)基本相同,但當中“命”後的兼語承上省略,而“賓<sub>1</sub>(受事者)”及“賓<sub>2</sub>(賞賜物)”間再增添介詞“以”,用以引介賞賜物“秬鬯二卣”予動詞“寧”。

再者,於古注疏中,先賢雖多以“安”訓“寧”,但細審整句文義,倘若以“安”作訓,似乎仍稍嫌彀拗;反之,若以“錫降”作解,語義則似乎較爲合理通暢,此皆可以爲佐證,印證“寧”具“賜降”義之說。如《左傳·隱公十一年》: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鋤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禮悔


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sup>[133]</sup>

鄭莊公指出上天對許君不滿而降禍於許，因此，他請許叔協助管理其民。“若寡人得没于地”，杜注：“以壽終”<sup>[134]</sup>，云其得以令終也；“天其以禮悔禍于許”，杜注：“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sup>[135]</sup>，此言上天撤除之前加於許之禍患；復云：“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杜注：“寧也。”<sup>[136]</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無寧，寧也。無爲發語詞，無義，不可作否定詞看。”<sup>[137]</sup> 沈玉成《左傳譯文》語譯云：“願意許公再來治理他的國家”，<sup>[138]</sup>，由是可見，諸家均釋“無”爲語詞，無義；至於“寧”則有“寧願”、“願意”之意，與《說文》所釋暗合。然而，審諸整段文意，皆言上天之賜禍與否，前句既謂上天撤除禍患，下句復云寧“寧願”或“願意”許公再來治理國家，似乎於語義上有欠銜接；反之，若如前文所述，訓“寧”爲“賜降”，整句則謂“上天賜降許公再來治理他的國家”，似乎文理亦通，且於語義銜接上更文從字順。

此外，檢諸傳世及出土文獻用例，相近之例子尚有：

(28)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孟子·盡心下》）<sup>[139]</sup>

(29)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詩·大雅·鳧鷖》）<sup>[140]</sup>

(30) 萬謀乍（作）茲，鑄用宮（享）留尹人，配用配侃多友，其則此邇裸，用寧室人、人，萬年寶，用乍（作）念于多友。（《萬觶》，《集成》6515）

(31) 隹（唯）王初牽于成周，王令孟寧昇（鄧）白（伯）、賓

(儋)貝,用乍(作)父寶罍彝。(《孟爵》,《集成》9104)

以上文獻所見之“寧”,舊說皆釋為“安”。(28)“寧爾也”,焦循注:“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sup>[141]</sup>焦氏有增字解經之嫌,若謂“寧爾也”為“賜爾也”,指“我乃上天所賜予你”,文理亦通。(29)“公尸來燕來寧”,鄭《箋》:“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sup>[142]</sup>前言公尸赴宴,又云“其心安”,於語義上略欠銜接,並未能與前章之“來燕”、“來處”、“來宗”等連動結構對應,因此,將“寧”訓為“賜降”似乎較佳,即言公尸赴宴,並賜降大福於主人。(30)“用寧室人”,陳夢家《斷代》:“《說文》曰‘寧,安也’,用寧室人即用安兄弟諸子婚媾。”<sup>[143]</sup>然而,前句所言之“颯裸”乃指祭祀,將“用寧室人”解為為賜降室人以福,則可與前句呼應。(31)“王令孟寧彝(鄧)白(伯)、賓(儋)貝”,陳夢家《斷代》:“‘寧登伯’猶《鬯尊》‘安夷伯’”<sup>[144]</sup>又《銘文選》:“寧,安。……此作安撫解。”<sup>[145]</sup>句中“寧”字或可以“賜降”作解,整句言“王命令孟賜鄧伯、儋者貝”。

## 四 結 語

本文以金文材料與傳世古書作參照發明,從而對《詩》“假以溢我”及《書》“乃命寧多以秬鬯二卣”二語之意義試作重新探討,茲概述其要旨如下:

古經傳注疏對“假以溢我”之訓釋多有異議:毛《傳》訓“假”為“嘉”,釋“溢”為“慎”;鄭《箋》則解“慎”為“盈溢之言”,而朱熹《集傳》復引《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何以恤我”作為互證,以為“假以溢我”與“何以恤我”乃聲轉訛舛;馬瑞辰《通釋》、王先謙《集疏》又援韓詩及《說文》所見“誡以謚我”,謂“假以溢我”即“善以安我”。復檢諸兩周金文,古“溢”、“益”二字

相通，而“益”又有特殊之用法，可讀為“易”，即賞賜銘文之“賜”字，因此，本文疑“假以溢我”亦當讀為“假以賜我”，“溢”、“賜”二字通假。

《應侯甬盥》有“用寧多福”一語，用語殊異，乃兩周彝銘所未見。檢諸兩周金文，見有“用勺多福”（《不嬰簋》）、“用斚（祈）多福贊（眉）壽”（《梁其壺》）、“降余魯多福亡（無）疆”（《士父鎗》）諸語，復與盥銘“用寧多福”參照，則知銘文“寧”應為祝嘏動詞。然細審兩周金文文例，凡祝嘏動詞者，多分屬祈勺及錫降兩義，因此，倘援通訓以“安”釋“寧”，於文例確有未合。《說文·丂部》云：“寧，願詞也。”可見“寧”有用為副詞者，具“寧可”、“寧願”之意。上古虛詞率皆其來有自，副詞用法亦多有由動詞虛化者，今《應侯甬盥》“寧”用為祝嘏動詞，故疑該義實與許氏“願詞”解釋宜有引申演變之關係。從字形析之，“寧”字从宀从皿从丂，其中“宀”為房屋之狀，“皿”乃飲食之器，“丂”又與說話攸關，“寧”既具祝嘏之用法，因疑“寧”字本象設置皿器於屋下，或許與古人祭祀宣祝嘏有關。《書·洛誥》稱“予命寧多以秬鬯二卣”，“寧”字固可以“安”義作解，然與“釐爾丰瓊，秬鬯一卣”（《詩經·大雅·江漢》）、“用賚爾秬鬯一卣”（《尚書》《周書·文侯之命》）等例比觀，或可推知“寧”字用法尚有“釐”、“賚”、“賜”等義，乃具錫降之意。

本論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資助委員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資助項目成果之一（RGC Ref. No. 844811），謹此致謝。

（作者：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注釋：

- [1] 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一)，見《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75。
- [2]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頁1。
- [3] 王國維：《古史新證》，見《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王國維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
- [4] 《毛詩正義》，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283—1286。
- [5] 《毛詩正義》，頁1283。
- [6] 《毛詩正義》，頁1285。
- [7] 同前註。
- [8] 同前註。
- [9] 阮元云：“阮校：案《釋文》云：‘溢，慎也，或本作順。案《爾雅》愷、神、謚，愷也，王肅及崔、申、毛皆作順解也。’正義本是‘愷’字。”(《毛詩正義》，頁1285。)
- [10] 陳奐《傳疏》：“《傳》訓假爲嘉，與假、樂、離同。溢，愷。……‘假以溢我’，言以嘉美之道戒愷於我也。”(〔清〕陳奐：《詩毛氏傳疏》，見《續修四庫全書》冊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26頁6。)
- [11] 《毛詩正義》，1285。
- [12] 《廣雅·釋詁》：“饒，多也。”(〔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94上。)又《詩·小雅·伐木》：“醕酒有衍”，朱熹《集傳》：“衍，多也。”(〔宋〕朱熹：《詩集傳》(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頁104。)
- [13] 《春秋左傳正義》，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066。
- [14] 《詩集傳》，頁224。
- [15] 〔清〕馬瑞辰著；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044—1045。
- [16] 〔清〕王先謙著；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002—1003。此外，惠棟嘗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何以恤我”云：“《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愷以謚我’，‘愷’與‘何’音相



近。伏生《尚書》‘維刑之謚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今《傳》作‘恤’與毛、傳意合。古‘溢’、‘謚’字通。鄭氏訓為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為憂，尤誤。《說文》云：‘謚，嘉善也。’毛《傳》訓假為嘉，義亦同。”（〔清〕惠棟：《春秋左傳補注》，見《四庫全書》冊 1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4 頁 12。）

- [17] 《毛詩正義》，頁 1106。
- [18] 《毛詩正義》，頁 212。
- [19] 《爾雅·釋詁》云：“愍、神、溢，慎也。”（《爾雅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0。）惟該書所見訓釋又多與毛《傳》同，有論者以為兩書之編纂該有若干之承傳之關係，如孔穎達《毛詩正義》云：“‘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毛詩正義》，頁 1—2。）因此，《爾雅》之解釋實在不足為據。
- [20]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236 下。
- [21] 本文凡稱《集成》者，皆為《殷周金文集成》之簡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22] 徐中舒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頁 536—537。
- [23] 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547。
- [24] 張師光裕：《弼簋銘文與西周史事新證》，《文物》2009 年第 2 期，頁 53。
- [25] 郭沫若：《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釋談到殷代已在進行文字簡化》，《文物》1959 年第 7 期，頁 1。
- [26] 同前註。
- [27]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金文論文選》（第一輯）（香港：諸大書店，1968 年），頁 93。
- [28] 嚴一萍：《釋》，《中國文字》第 40 冊（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古文字學研究室，1971 年），頁 3。
- [29] 張師光裕：《先秦泉幣文字辨疑》（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70 年），頁 96。
- [30] “益”上古音屬影母錫部，“易”屬余母錫部。（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65。）

- [31]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30下。
- [32] 《毛詩正義》,頁18。
- [33] 《書·君奭》“收罔勛不及”,江聲《集注音疏》:“收,斂也。”([清]江聲:《尚書集注音疏》,見《續修四庫全書》冊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8頁25。)又《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我其收之”,杜預注:“恤,憂也。收,取也。”(《春秋左傳正義》,頁1066。)
- [34] 《詩集傳》,頁224。
- [35] 《周禮·春官·大卜》“三曰與”,鄭玄注引鄭司農云:“與謂予人物也,……。”(《周禮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39。)
- [36] 觀乎鄭氏之解釋,既以“盈溢之言”訓“溢”,而“饒衍與我”之“與”義則無從得之,有增字為訓之嫌,其箋釋實可商榷。
- [3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750—2751。
- [38] 《儀禮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19。
- [3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136。
- [40] “益”上古屬影母錫部字,“恤”為心母質部字,王力指出質(ek)、錫(et)二韻部通轉。(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6。)
- [41] 《漢字古音手冊》,頁8。
- [42] 《詩三家義集疏》,頁1097。
- [43] 《詩集傳》,頁164。
- [44] 《毛詩傳箋通釋》,頁916。
- [45]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53。
- [46] 首三項解釋意義相近,“嘉”與“誠”皆善、美之謂也,至於“嘏”即“福”,亦美好事物之屬。
- [47] 《春秋左傳注》,頁1136。
- [48] [晉]張湛注:《列子》,見《四庫全書》冊10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2頁3。
- [49] 見閩本、明監本、毛本。(參《毛詩正義》,頁1046。)
- [50] 同前注。

- [51]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見《續修四庫全書》冊1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上又一頁43。
- [52] 《詩集傳》,頁111。
- [53] 《漢字古音手冊》,頁17。
- [54] 《同源字典》,頁16。
- [55] 《春秋左傳注》,頁1136。
- [5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頂山應國墓地八十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9期,頁1—16。
- [57] 《保利藏金》編輯委員會:《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頁75。
- [58] “應侯”見《應侯簋》(《集成》3860,4045)，“應侯見工”見《應侯見工鐘》(《集成》107,108)，“應公”見《應公卣》(《集成》2150,2151,2553,2554)、《應公簋》(《集成》3477,3478)、《應公卣》(《集成》5177,5220)、《應公尊》(《集成》5841)及《應公卣》(《集成》6174)，“應叔”見《應叔鼎》(《集成》2172)。
- [59] 楊樹達:《鄭井叔鐘跋》,《積微居金文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增訂本),頁100。
- [60] 《毛詩正義》,頁867。
- [61] 同上注。
- [62] 《毛詩正義》,頁1437。
- [63] 《毛詩正義》,頁1438。
- [64] 《發掘簡報》讀“綏”爲“宴”,以爲“用妥朋友”即“用宴朋友”也,其云:“而本銘文的‘用妥朋友’則應讀爲‘用宴朋友’,與《十五年趙曹鼎》銘中‘用飧朋友’的含義完全吻合。蓋銘‘用妥(宴)朋友’即用所做銅器設宴招待朋友。”(《平頂山應國墓地八十四號墓發掘簡報》,頁11—12。)
- [65] 《尚書正義》,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23。
- [66] 徐中舒嘗云:“金文嘏辭雖非祭祀時所用,但此類器物,大平均爲祭器。故銘文多述爲父祖作器,而繼以祈句之辭;或述其父祖功德,而申以錫降之文。祈句實與祝意相當,錫降則與嘏辭無異。”徐氏復於文中將祝嘏動詞分爲祈句(“灋、句、割、气、牽”)及錫降(“錫、降、妥、俾、使”)及承受(“受”)三類,惟承受一類僅有“受”一例。(徐中舒:《金文嘏辭釋例》,見《徐中舒歷史論

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02—564。)至於金信周《西周祝嘏銘文研究》曾對祝嘏的動詞作出分析,觀其所述,凡祈求長壽福祿之祝嘏動詞包括“祈”、“匄”、“牽”、“劑”、“氣”、“求”、“迫”、“福”、“御”、“乍”、“易”、“降”、“妥”、“受”、“雁受”、“裛受”,皆與祝嘏、賜降義有關。(見金信周:《兩周祝嘏銘文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23—51。)

[67] “妥”用如祝嘏動詞當讀“墮”,具“降”之意,至於前文所述諸例有如“用妥(綏)𠂔(朋)友”(《應侯再鼎》)、“用妥(綏)賓”(《鄭邢叔鐘》,《集成》21)、“佳(唯)用妥(綏)神裛(鬼)”(《伯戎簋》,《集成》4115)、“克成妥(綏)吾考”(《沈子它簋蓋》,《集成》4330)等,“妥”皆用於受事者之前,與此處所探討之祝嘏辭例有異,因此,本文以為上述諸例之“妥”仍以讀“綏”為宜,依古訓解作“安”。因此,本文以為金文“妥”字有二讀,作祝嘏動詞時讀“墮”,有賜降之意,至於其後接續有受事者時,則讀為“綏”,而《詩經》所見之祝嘏動詞“綏”,本文於是亦疑讀為“墮”。

[68] 時兵亦曾將金文所見“寧”分類為“給予類”動詞。(時兵:《西周金文的雙賓語結構研究》,《巢湖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頁88。)

[69] 《毛詩正義》,頁687。

[70]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年),頁486。

[71] 《周易正義》,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9。

[72] [清]焦循,《易章句》,見《續修四庫全書》冊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3頁1。

[73]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01上。




[74]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86下。

[75]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版),頁429下。

[76] 段玉裁注司部“詞”字云:“意即意內,詞即言外,言意而詞見,言詞而意見。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詞者,文字形聲之合也,凡許之說字義皆意內也,凡許之說形說聲,皆言外也。有義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形,造字之本也。形在而聲在焉,形聲在而義在焉。”(《說文解字注》,頁429下—430上。)

- [77] 見《說文·只部》。(《說文解字(附檢字)》,頁50上。)
- [78] 見《說文·白部》。(《說文解字(附檢字)》,頁74上。)
- [79] 見《說文·白部》。(《說文解字(附檢字)》,頁74下。)
- [80] 見《說文·矢部》。(《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10上。)
- [81] 《論語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0。
- [82] 同上注。
- [83] [吳]韋昭撰;[清]黃丕烈札記:《國語韋氏解》(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240。
- [84] [南唐]徐鉉:《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91下。
- [85] [漢]許慎撰;[清]桂馥注:《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09下。
- [86] [清]王先謙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95。
- [87]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5。
- [88]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231下。
- [89] 《春秋左傳正義》,頁857。
- [90] 同上注。
- [9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十四號: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213。
- [92] 于省吾:“字从‘宀’、从‘心’、从‘册’,隸可作‘寧’,卜辭用義不詳,疑即‘寧’字之異構。”(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638。)又陳初生:“寧、寧實同字異構,許慎分而爲二。”(見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2版),頁730。)
- [93]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01上。
- [94]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01上。
- [95] 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2年),頁46。
- [96] 《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十四號:甲骨文編》,頁213。
- [97]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50上。
- [98]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04上。

[99]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01上。

[100] 但是，聞一多認為卜辭“兮”作，象口氣，（丁）乃聲符，可聊備一說。  
（聞一多：《九歌釋名》，見《聞一多全集：楚辭編·樂府編》（孫黨伯、袁蓉正主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67。

[101]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01上。

[102] 同上注。

[103] 同上注。

[104] 同上注。

[105] 《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01下。

[106] 同上注。

[107] 同上注。

[108] 同上注。



[109] 同上注。

[110] 同上注。

[111] 同上注。

[112] 李孝定編述：《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年），頁1627。

[113]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頁508。

[114] 《殷契粹編》第425片釋文：“丁未卜（侑）咸戊與戊乎。丁未咸戊牛不。”（郭沫若：《殷契粹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年），頁474。）

[115] 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北京：中國科學院，1953年），頁38。

[116] 《禮記正義》，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729。

[117] 《論語注疏》，頁206。

[118]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版），頁771。

[119] 《尚書正義》，頁416—417。

[120] 《尚書正義》，頁416。

[121] 同上注。

[122] 《尚書正義》，頁417。

[123] 王國維：《洛誥解》，《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

頁 20。

- [124] 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5 年 2 版），頁 146。
- [125] 〔清〕王夫之：《尚書稗疏》，見《四庫全書》冊 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4 下頁 42。
- [126] 〔宋〕夏僎：《夏氏尚書詳解》，見《四庫全書》冊 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20 頁 23。
- [127] 〔宋〕黃度：《尚書說》，見《四庫全書》冊 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5 頁 36。
- [128] 《毛詩正義》，頁 1245。
- [129] 《尚書正義》，頁 559—560。
- [130] 《毛詩正義》，頁 1245。
- [131] 《詩經》《商頌·烈祖》：“既載清酤，賚我思成。”毛《傳》：“賚，賜也。”（《毛詩正義》，頁 1437。）
- [132] 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編寫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頁 179。
- [133] 《春秋左傳正義》，頁 125。
- [134] 同上注。
- [135] 同上注。
- [136] 同上注。
- [13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75。
- [138] 沈玉成：《左傳譯文》（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7。
- [139] 《孟子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82—383。
- [140] 《毛詩正義》，頁 1098。
- [141]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962。
- [142] 《毛詩正義》，頁 1098。
- [143]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27。
- [144] 《西周銅器斷代》，頁 63。
- [145]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頁 44。

*Abstract*: Notes on Ancient Meanings of Two Phrases in  
*Shijing* and *Shangshu* and their New Evidences  
from Bronze Inscriptions

**Tang Pui L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he books *Shijing* and *Shangshu* have an early history of formation, and due to its usage of antique wordings and sentence structure, various scholars had expressed great regrets at their difficulties in understanding. In recent years, since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in archeology, a huge amount of long-lost documents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excavat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reputed scholar Wang Kuo-wei had proposed his famous theory of “dual attestation”, advoc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new findings, new materials and new knowledge to supplement, verify or even revise the received documents. As shown by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newly found, though their language structures are diverse and unstable, a number of which could also be recognized coherent and consistent with those found in received texts such as *Shijing* and *Shangshu*. Taking such critical opportunity, we could surly compare the two for the sake of acquir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ir language.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at re-examining the meaning of the phrases “*jia yi yi wo*” in *Shijing* and “*nai ming ning yu yi ju chang er*



*you*” in *Shangshu* by undertaking a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the excavated and the received documents.

Keywords: *Shijing*, *Shangshu*, bronze inscriptions, excavated documents, dual attestation